

JEAN ECHENOZ

让·艾什诺兹



14

余中先 译

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万桑·阿尔芒德罗斯

亲爱的丽斯

潘文柱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4/(法)让·艾什诺兹(Jean Echenoz)著;余中先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11

(艾什诺兹作品集;14)

ISBN 978-7-5404-8381-4

I.①1… II.①让…②余… III.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75447号

外版图书登记号:图字18-2017-208

14

14

著者:让·艾什诺兹

译者:余中先

出版人:曾赛丰

责任编辑:唐明 冯博

特邀编辑:潘文柱 陈美洁

装帧设计:CANTONBON

出版发行: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410014)

网 址:www.hnwy.net

印 刷:广州市快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mm×1092mm 1/32

印 张:3.25

字 数:52千字

版 次:2017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04-8381-4

定 价:15.00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让·艾什诺兹

14

余中先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JEAN ECHENOZ

14

© 2012 by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根据午夜出版社 2012 年法文版翻译
并获中文版出版授权

Cet ouvrage a bénéficié du soutien des Programmes
d'aide à la publication de l'Institut français.
本书获得法国对外文教局版税资助计划的支持。

1

眼瞅着天气就将转好，这天又是星期六，是他的职务允许他休息的日子，昂蒂姆午饭后就出门骑上自行车转了一大圈。他的计划是：好好利用八月份的大太阳，稍稍来一点点锻炼，呼吸一下乡野的清新空气，兴许还可以躺在青草地上，来一点点阅读，既然他在自行车上，用一根弹性很强的橡皮绳，固定住了一卷对他的铁丝行李架来说体积太大的书本。一出城他就撒了欢似的飞跑起来，毫不费劲地在平地上骑行了十来公里，之后，当一个小山岭出现在眼前时，他不得不屁股翘离鞍座，挺身站在踏蹬上，左一晃右一晃地来回在车上使劲摇摆，并开始流起汗来。这当然不是一座大山，谁都知道旺代地方的那些山岭会一直上升到什么高度，那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土岗子，但是

相当陡峭，从上面眺望远景，可以痛快地一饱眼福。

昂蒂姆来到了这一美景前，一阵风突然大吹大擂地刮起来，差点儿刮跑他的头盔，并让他的自行车失去平衡——这是一辆坚固的前进牌教士型车，专门由教士并为教士所设计，是从一位患了痛风病的副本堂神甫手中买下的。在该地区，夏季时节，通常很少能够见到一种如此强烈、呼啸作响、突如其来的大规模气流运动，尤其还是在艳阳高照的同时，于是昂蒂姆不得不把一只脚撑到地上，另一只脚蹬着脚踏板，车子在身子底下微微斜侧，顶着呼呼直吹的大风把头盔在脑门上系紧。然后他打量了一番周围的景色：一个个村庄散布在四周，农田和牧场星罗棋布。西边二十公里处，海洋在深深地呼吸，虽看不见，但就在那里，他曾经在那里上过四五次渔船，即便在那些日子里，昂蒂姆根本就不会捕鱼，对伙伴们来说根本就派不上用场——他的会计职业毕竟还是准许他扮演一个始终受欢迎的角色，在渔船回港时，记录和清点鲭鱼、鳕鱼、鲉鱼、菱鲆，以及其他一堆堆鱼的捕获量。

现在的季节是八月初，昂蒂姆不慌不忙地瞥了一眼远景：从他独自站立的这片山岭望出去，他看到散布开五六个小镇，每个镇子都是

一片建筑群，一栋栋低矮的房屋鳞次栉比，猬集在一个教堂的钟楼四周，而座座村落由一个细小的公路网相连接，路上鲜见有机动车行驶，倒是有不少牛拉的大车和赶套的马车，运输着收获的粮食。这无疑是一片令人喜悦的好风光，尽管眼下暂时受到了那突然侵入的呼呼作响的、真正不合时节的大风的干扰，瞧这风，占据了满天满野，到处鸣响不已，迫使昂蒂姆死死地扶住了头盔的脸甲。除了这气流的运动，什么别的声音都听不见，时间已是下午四点。

就在昂蒂姆的眼睛漫不经心地在这些村落之间转悠的当儿，一个对他来说还很陌生的现象出现了。就在每个钟楼的顶端，整齐划一地，一种运动刚刚开始，细微却又规则的运动：一个黑色方块和一个白色方块开始有规则地交替显现，两三秒钟接替一次，就像是一道交叉闪现的光，一种二拍子的眨眼，令人联想起工厂中的某些机器的自动阀门：昂蒂姆注视着这些由众多的陌生者从远方发来的一紧一松或一开一闭节奏的机械搏动，却愣是什么都搞不明白。

随后，这阵始终裹挟着烈风的雷鸣声戛然而止，恰如它当初突如其来那样，当即就让位于一直被它所覆盖住的声音：原来那是一些钟

声，刚刚开始从那些钟塔上敲响，一片杂乱地同时传来，低沉浑厚，威武吓人，尽管昂蒂姆还太年轻，没什么经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参加过几次葬礼，他还是凭着直觉，在这钟声里辨认出了警报的调子——人们很少拉响警报，而现在它的形象独自赶在声音之前传到了他的耳畔。

警钟，鉴于世界的目前状况，肯定意味着战争动员。对此，昂蒂姆倒是稍稍有所期待，恰如每个人那样，却又不大相信，他实在不愿意想象这事情会发生在一个星期六。他没有马上反应过来，却呆在那里有小一分钟，听着钟声庄严地轰鸣，然后，扶正他的车子，一脚蹬在了踏板上，在缓坡上滑行了一段路，随后就径直朝自己家骑去。车子突然一颠，没等昂蒂姆觉察到，那本厚厚的书就从自行车上掉落下来，坠落中书页自行打开，最后孤孤单单地永远遗落在道路的侧旁，肚子朝地地歇息，正好翻开在其中叫作“虽有耳朵，却听不见”^①的那一章。

昂蒂姆刚一回到城里，就开始看到人们纷纷从家中走出来，三五成群地聚集在街头，然

^① 原文是拉丁文：Aures habet, et non-audiet。

后朝皇家广场流动。男人们面色紧张，热中带狂，乱中带慌，扭头转身，彼此打着招呼，做出一些笨拙的动作，却多少还带了一些自信。昂蒂姆先把自行车放回家中，然后重返已经涌上交通要道并一路涌向广场的澎湃人流，广场早已是人山人海，人们微笑着，挥舞着旗帜和酒瓶，手舞足蹈，你拥我挤，只给已经在运输队伍的马车留一点点空间。所有人都因战争动员而心花怒放：狂热的争论，毫无顾忌的大笑，旗帜飘扬，军乐嘹亮，爱国的欢呼声中夹杂了一声声的马嘶。

广场另一侧，克雷比雍街拐角处，一家丝绸品商店门前，就在这一队群情激昂，因热情和流汗而满脸通红的人当中，昂蒂姆认出了夏尔的身影，便尝试着老远地就朝他使眼色。试了几次都没得到丝毫回应，他便开始使劲地拨开人群，辟出一条路来，径直向他走去。夏尔似乎置身于事件的边缘，穿戴得如同在他工厂的办公室里那样，一件合身的上装，一条窄窄的浅色领带，无动于衷的目光落在密集的人群上，他那架吉拉尔-布瓦特出品的理想之梦照相机如往常那样挂在脖子上。朝他走去的同时，昂蒂姆想必在强迫自己浑身绷紧了，同时又放松下来，这一自相矛盾的却又绝对必需的任务，为的是战胜因为夏尔的在场而无论如何

都会在他身上引起的那种惶恐的尴尬。另一位则几乎都没有拿正眼来瞧他，而是把目光瞥向昂蒂姆戴在小手指上的刻有字母的戒指。

瞧，夏尔说，是新的。你还戴在右手上啊。通常可都是戴在左手上的呀。我知道，昂蒂姆承认道，但是那不是为了漂亮，难受的是我的手腕。哦，是吗，夏尔赶紧找台阶就下，那跟人家握手不会让你为难吧。我很少跟人握手的，昂蒂姆说明道，再有，我跟你说这个，完全是因为右手手腕处的疼痛，这能平息疼痛。它稍稍有些重，但是很管用。你要知道，这玩意带了一种磁性。磁性，夏尔重复道，露出一丝微笑，从鼻子中喷出另外一丝气息来，摇了摇头，耸了耸一边的肩，把目光移开了——这五个动作全在一秒钟里完成，昂蒂姆依然感觉受到了侮辱。

那么，他试图搭上话头，用大拇指指向正挥舞摇晃着标语牌的一群人，请问你对此作何感想。这是不可避免的，夏尔回答说，眨了眨他那冷冷的眼睛中的一只，而把另一只眼睛贴在相机的取景器上，但是这至多不过是两个星期的事。这个，昂蒂姆从容反驳道，我却并不那么确信。那样的话，夏尔说，我们就明天再看吧。

第二天一早，大伙儿全都在军营中聚齐。昂蒂姆早早地就到了，途中跟他那些一起捕鱼和泡咖啡馆的伙伴聚齐，他们是帕迪奥罗、波西斯、阿尔瑟奈尔——这最后一位低声抱怨说，头天晚上的庆贺活动闹得太晚了：痔疮犯了，嘴脸麻木。帕迪奥罗瘦削柔弱，面色蜡黄，有一点腼腆，总是显现出一种与肉店小伙子相反的外表，可他居然就是以操刀切肉为生的。波西斯则并不满足于仅仅持有一种庖丁的体格，而是货真价实的宰牛杀猪人。阿尔瑟奈尔则操持着马具皮件工的职业，这营生倒并不一定会让人有什么专门的体态特征。总而言之，这三人，均以自己的方式，表现出对动物的极大兴趣，也见过很多动物，并且还将碰到不少的其他动物。

如同所有那些最早来到的人，他们有权挑选一套合身的军装，而到近晌午时分才姗姗来迟的夏尔，始终是那般的高傲无礼，漫不经心，一开始只拿到了一身很不合适的衣装。但由于他不屑一顾地一再抗议，还狂妄自大地提到了整整一段历史，强调了自己的工厂副厂长身份，人们只得从别人那里——既然如此，就该波西斯和帕迪奥罗倒霉了——征调来看上去比较适合高贵者来穿的一件军大衣和一条红裤子，尽管他对此依然表达出了一种冷冷的恶心。帕迪奥罗因此而再度在他又宽又大的军大衣中疯狂地晃来荡去，而与此同时，波西斯却再也无法在他尚还剩余的岁月内，适应他的那条裤子了。

昂蒂姆个头中等，相貌一般，很少面带微笑，他二十三岁了，跟他同年龄的几乎所有男子一样，留了一撮小胡子，穿了一身崭新的军装，而除了他那套日常实用的衣装外，就再没有什么像样的仪表了，他打算去跟夏尔说说话——后者年纪二十有七，同样的面无表情，同样的一撮小胡子，但是个头更高，更矫健，更细瘦，拿一种平静而又冷漠的眼光瞧着世界，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小心在意地避免与人接触，不想跟任何一个低一个层次的人打交道，其中无疑也包括那位昂蒂姆了。昂蒂姆

因此而有所节制，便去找那些伙伴了，哪怕这只是为了让那位正跟自己的裤子较上了劲的波西斯好好平静一下。昂蒂姆毕竟还是转了一次身过来，瞧了瞧夏尔，看到他从他的烟盒中掏出来一支雪茄，正要把烟盒放回到衣兜里去，然后改变了主意，从中又抽出一支雪茄，悄悄地递给身边最近的那位军官。然后，他看到他给那位军官拍照，就如好几个月以来他给落到他眼前的一切拍照那样，在这一练习中不断自我完善，直到不久之前看到自己拍的某些图像被诸如《镜》和《插图》之类的向业余摄影师的作品开放的杂志所接受。

接下来的几天，军营中一切都发生得相当之快。在最后的预备役士兵到达之后，人们已经在接受本土保卫军士兵，那些年龄在三十四岁到四十九岁之间的老家伙，人们立即督促他们掏钱请客喝上一杯，而说实话，从星期一到星期四，这些壮行酒很有节奏地接二连三地连轴转着：到了聚会结束时，没有一个人还会保持清醒的头脑。然后事情发生了更为严肃的转折，人们组成了班排：昂蒂姆就此入编在第10连的第11班，它属于一个不断扩大的军队序列，第93步兵团，第42旅，第21步兵师，第5军的第11兵团。编号4221。武器弹药发了下来，还有储备粮，而在这一天晚上，所有

人依然都没少喝酒。只是到了第二天，人们才开始感觉到自己成了一名士兵：上午，团里开始了第一次行进操练，然后士兵们列队走过操场，接受上校的检阅，然后下午则在城里作行进阅兵，然后等待着上火车。

这次阅兵还算是一件开心的事，每个人都身子直挺挺地绷在军装中，努力直挺挺地瞧着前方。第93团穿越了城市的主大道，还有其他几条主要街道，街道两侧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他们毫不吝啬地发出一阵阵欢呼声，抛来一束束鲜花，为他们加油鼓劲。夏尔很自然地略施小计，走在了队伍的第一排，昂蒂姆则走在整个团的队列中央，身边就是他的伙伴，波西斯始终别别扭扭地对付着那套不合身的衣服，阿尔瑟奈尔不断地抱怨他的屁股难受，而帕迪奥罗则有时间事先为自己夹瘦了军大衣的肩部，还剪短了过长的袖子。昂蒂姆一边行走，一边低声地跟其他人说笑，同时还试图骄傲地控制好自己的步伐，他突然觉得，在主大道的左侧人行道上，看到了布兰诗。一开始他还以为那是一个长得跟她很像的人，但是不，就是她本人，布兰诗，穿戴得如同在过节，轻盈的玫瑰色短裙，合季的浅紫色胸衣。为了防御太阳光的照射，她还撑开了一把大黑伞，而与此同时，士兵们却在把太阳穴箍得紧紧的簇